

蘇聯作家談創作

微拉·潘諾娃等著



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

蘇聯作家談創作

微拉•潘諾娃等著

綠 原譯

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

總 90 中 18 32 開 44 頁 41,000 字

蘇聯作家談創作

微拉·潘諾娃等著 緯 原譯

* 版 權 所 有 *

一九五三年四月初版

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出版

漢口蘆溝橋路四與里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發行

漢口黃興路二十五號

武漢市國營武漢印刷廠印刷

1--10,100

定價二千七百元

定價人民幣二千七百元

目 錄

微拉·潘諾娃	一
喬治·久里亞	八
塞爾蓋·安東諾夫	三
安娜·薩克斯	三
埃姆滿魯依·卡扎克維奇	三
鮑里斯·波列伏依	二
安拉托里·蘇洛夫	二
尼古拉·尼基丁	二
米爾卓·土爾生——薩德	一
阿爾卡狄·畢爾文采夫	一

柏爾狄·凱爾巴巴耶夫
穆赫塔爾·奧埃卓夫
安東寧娜·柯普蒂雅耶娃

堯
空
堯

微拉·潘諾娃

我從來不能根據一成不變的腹稿來寫我的小說。我的人物總好像做着我不會計劃他們去做的事情，講着是在他們心裏、不是在我心裏發生的事情。他們形成了小說底情節和結構，在最奇妙的時刻走進來，彷彿連門也沒有敲一下似的，並且跟我幾乎沒有想到的人結婚。甚至有些衝突，也不是我所製造的，而顯然是由於我所不能探索的紛糾不一的心理狀態。

能够在落筆之前預想好一切事物的作家，能够顯露和解釋他的人物並使之按着邏輯和規矩活動的作家，老實說，是相當輕鬆舒適的。他的故事平坦地光滑地展開，沒有什麼顛簸，他的創作寫得均勻而無疵。

我就我的寫作所說的，也可以適用於我目前正在寫的那部小說。這是我很久以前就想到的一個故事，我原來確信，結構是完整的，剩下的事就是將它寫在紙上。但是，我安插在這小說裏的人物似乎不高興它，他們毫不客氣地將它改頭換面了。首

先，他們補充了額外的一部分，破壞了我爲之下過苦功的一切精美的裝璜，把一切章節重新洗過，彷彿它們不過是一副紙牌。我原打算留在背景上的人物移到前景上來了，而我原打算放在前景上的一些則自願地後退下去。於是小說底節奏就變得紊亂，我的人物不再講着我仔細寫出來的對白，而全然是他們自己的話了。

我沒有辦法，只好一頁一頁地重新寫，除非我借助高壓手段，使我的人物屈服於作者底意志。

這是相當討厭的，裏面包含着許多麻煩。但也有其引人之處，因爲這樣可以充分發揮一般所謂的創造性想像，沒有這點，我想，寫小說（和讀小說）就會是一樁乏味的事。人物給作者以靈感。或許有一天我將學會根據嚴格的計劃來寫小說，但眼前我則完全準備讓我的人物連門也不敲地走進來。

這部小說寫的什麼呢？寫的蘇聯公民，寫的我的同代人，爲着全世界老百姓底和平和幸福而建設共產主義的男女們。這是生活裏充滿偉大動人的事蹟的普通蘇聯公民底故事，這是在目標和勞動上團結一致的蘇聯社會底故事。

按照原來的構思，這部小說有一個稍微不同的主題，或許我應該說是一個比較狹

隘的主題。我是這樣描寫的：我們生活中有許多側面，在文學中一直沒有得到反映。

例如，關於在蘇聯行政機關中工作的人們，我們地方蘇維埃底代表，和他們所正做的巨大的建設工作，——其成果，我們每一步都可以摸觸到——就簡直沒有寫過什麼。於是，我決定寫一篇關於這些人和他們的工作的小說。那就是那部小說底原始的概念，或許更適合於一套新聞稿件，或一本小冊子罷。我開始研究我們城市蘇維埃底活動。

在我們的大城市裏，在其廣袤、繁複及其生活底詩意中，有着一種完整無缺的美。在崇高的公共建築物上、在強大的橋樑上、在城市的燈光中和忙碌的街車上，在汽車輪胎滾過柏油路的輕微的轆聲中，也都有著美。歷史底繁華體現在古老的建築物、大教堂和紀念碑之上，而明日底輪廓則可從不斷聳起的新的建築物看出來。我想，再沒有什麼能够超越人底創造天才所生產的事物底詩意的美了。列寧格勒的涅瓦河是一條美麗的河，但它之所以美麗是因為俄羅斯人民將它嵌裝在花崗石的隄防裏，並給它架起了優美的橋樑。在我看來，自然底莊嚴的創作中間，沒有什麼能在美感和詩趣上匹敵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底人造的城牆，那古俄羅斯建築底永恆的豐碑。在鄉

間，人們走過開花的田野，沒有注意到它們。在城市裏，一個賣花女伸出來的一束紫羅蘭，全有着一種詩意的美，即使它的芳香很快就在汽油味裏消失掉。再想想你在街上碰到的人們能——有多少高貴的意向和行動！多少感人的生活故事啊！這實在是一片可供觀察、推測和想像的富饒的土地。

一個中年婦人正朝着我走來。我認識她；她是我們城市蘇維埃的代表，從前是一個農村婦女，後來和一個城市工人結婚，自己才開始參加城市生活。布爾什維克黨教育了她，將她提拔到一個在羣衆中為人所信任的位置。或者再看腋下夾着一捆書，跟在民兵背後搭上一輛移動着的電車的小男孩罷。他將來長大了，會成為一個什麼人呢？他會貢獻一些什麼給我們的社會呢，一個使其每個成員能發展他的才幹和能力、能選抉適當的職業因而就更具有潛力的社會？他腋下夾的什麼書呢？最使他感興趣的是什麼呢？這裏作家可以充分放縱他的想像，可以給這個男孩選抉任何職業，使他做出最驚人的事業，因為他知道他的想像決計不會超越蘇聯生活底實際現實。

這個婦人，這個男孩，和其他幾千萬個你在街上遇到的人——我們的蘇維埃就是為了他們這些人，通過他們這些人而建立起來和發生作用的。懂得了這一點，我便開

始擺脫將城市蘇維埃底工作描寫成某種或多或少有些孤立的事物的那個原來的計劃。

我已經明白，像這樣一本書一定會是單調而無味的。於是漸漸地，在我腦子裏開始形成另一種小說底圖景，那部小說將處理人民，他們的生活和命運；將描寫他們的工作和朝向偉大目標的進步，他們為打擊人們思想中資本主義殘餘而堅持的鬥爭。我那部小說底人物包括了這個中年婦人，和腋下夾着一捆書的男孩，和城市蘇維埃底主席，和一個女大學生，和一個建築師，和一個知名的斯達哈諾夫工作者……。假使我能成功地將他們的生活、將他們的愛情和愉快和憂傷、將他們為和平而建設和工作的無限的熱忱製作出一幅忠實的圖畫；假使我能成功地描繪出作為他們生活本身的那種無限豐富性底十分之一——假使我做到了那一步，那末這將是一本關於蘇維埃制度的書——就是這種制度，在列寧斯大林黨領導之下，創造了這種生活，教養了這些人們。

但是我能成功麼？作家每一次開始寫一本新書，他將跨上一段漫長而艱苦的旅程。工作將榨出他的全部的知識和能力。觀察為記憶所擴充；最近形成的印象加上幾年前所獲得的知識，這一切都將參與這本書底創作過程。這裏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想像，將事實表現得更其鮮明的想像。隨着小說發展，它的人物便顯露得愈其鮮明，

愈來愈主動地侵入作者底工作。於是發展成爲一個鬥爭，在裏面人物永遠成爲勝利者。當作者全神貫注於他的工作，並爲之所折磨的時候，他往往是可以確信自己的成功的；也不可能別樣，因爲對成功沒有信心，什麼東西也寫不出來。而且只有在旅程底終結，當書到達了讀者手裏，只有在那時，作者是不是成功，才可以明白。

但即使是一個轟動的成功，即使是讀書界底最慷慨的頌揚，也不能和作者在其工作過程中所感到的滿足和喜悅相匹敵，無論那是搜集材料，或是用文字表現他的心靈的圖景。什麼能和那些漫長的時刻、日子和星期相比擬呢，那時你全部生活在你安排在書裏的人物們中間，那時新的概念、想像和情境從四面八方向你襲來，那時你的研究過程反響着你所創造的人們底聲音。

你的筆給與他們以生命，他們的形象決不會讓你安寧，甚至在你的睡眠中。但有時會發生這樣的事情——而這是作家工作底不可避免的總的代價——他所創造的一切忽地像一棟紙片做的房子似的倒塌下來，只留下了一個人物——像一座山矗立在荒涼的沙漠之上。這時你才知道，你找到了這本書底中心人物。而當你成功地寫完一整章，或者即使是一段小插曲，而且明確地理解到，只有像那樣寫才行，你就可驕傲地

揚起你的頭，滿臉春風地行動自如了。

向來認爲，作者在他的創造的苦惱和想像中是孤獨的。但那不能適應於蘇聯作者，他並不知道什麼是孤獨。他的書房底四壁沒有使他脫離羣衆。他知道，同行作家們常常會在必要的時候來幫助他，他可以信賴讀者底同情的理解，他們正等候着他的書，並且知道它將是對於共同事業——建設共產主義和保衛世界和平——的一件貢獻。

喬治·久里亞

我出生在一個古時稱作柯爾其斯的地方。那裏的高地人底民間故事，我從童年時代起就很熟悉。我經常聽念過俄羅斯的民間傳說，裏面我最歡喜依里亞·慕若麥茨，那個崇高的騎士的故事。我聽講過普羅米修士，被人指示過那座大山，據說他曾 在那裏被綁過。

我的父親，德米特瑞·久里亞，是阿布喀茲亞（蘇聯的自治共和國之一——譯者）底一個詩人和作家，顯然這對於我的早年的興趣，包括繪畫，自然還有寫詩，起過很大作用。我的父母，真的，原來決定將我造成為一個工程師，打算我在鐵路工程學院畢業的。

我的第一篇小說發表在一九三〇年。它根據我的父親所寫的一篇短篇小說『在外國的天空下』底題材，談的是一个已經成為封建貪慾和野蠻底犧牲者的農民。所描寫的一些事情發生在偉大十月革命不久以前。我的初作之後還有若干別的短篇小說，那

些主要是我在阿布喀茲亞廣泛旅行以及跟一些對過去有着生動記憶的老農們長談的結果。這一些使我有材料寫出我的『燄火的故事』和中篇小說『復仇』。

我學習生活，學習它的多樣性。一切在阿布喀茲亞村莊可算新鮮的事物——電燈，我們集體農莊底不斷繁榮，人民底教育水平的不斷增長——都吸引住我，使我感到滿意。但是我也要記錄古老的事物，永不復返的、和我們的蘇維埃生活已形成那樣一種強烈對照的生活方式。我在『灼熱的日午』、『紀念碑』、『銀質獎章』等小說中就是寫的這個，而在我同代人底心靈中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我則試圖在『遭遇』這篇小說裏來描寫。

這些小說底寫作使我能够蓄積經驗，改進我的文體，廣泛地吸取人民底語言。但，當然，那怕最豐富的經驗和最精緻的文體也是無用的，假如作家不是忠實地描寫他周圍的世界。而這點則不但應是他的職責，而且是他本人參加人民底日常生活的自然結果。俄羅斯文學就提供出許多積極參加公共生活的作家底事例。

每個蘇聯公民，在建設新生活的莊嚴事業中，都是一個積極的參加者；蘇聯作家也是這些建設者之一，為這個公共事業貢獻出他的作品。在我國，作家底工作是非常

爲人民所尊重的，我們正兢兢業業地努力，以求不辜負這種尊重。

戰後我又轉向了鄉村生活的主題。和平在我國恢復了，隨着就是新的計劃和新的建設工程。

生活可以而且必須在一切地方來學習的。我決定在阿布喀茲亞底遙遠的角落，在旅客所不常到的村莊來學習它。這些地方隱蔽在高山深處，整個冬季和外界相隔絕。

我決定研究一下，在戰後，在這些邊陲未闢的森林地帶，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

我的觀察底結果就是小說『薩根的春天』，一篇關於山裏人以及他們的工作和業績、他們的思想和願望的故事。我試圖密切地依附事實，依附我所見到和感覺到的事物，給予我們蘇維埃村莊一幅逼真的圖畫。

我所得到的結論是令人滿意的：這些從前落後的人們現在參加了偉大蘇聯國土底生活。我不知道我到底成功到什麼程度，但我所懷抱的希望是，表現出一個山村底生活如何和整個蘇聯人民發生密切精神聯繫。這一點是薩根人民底生活中凸出的真實，而真實正是引導每個蘇聯作家的第一要事。

在寫『薩根的春天』的時候，我覺察到這些山裏人對於整個蘇聯國土、對於我們

的首都莫斯科有着深沉的感情。這就為另一部小說提供了主題，從一個薩根人底眼睛來看莫斯科。我的意圖是想分析一下許多表現我們人民對於莫斯科的態度、莫斯科對於一般蘇聯公民的態度的事例。這就是我的小說『好城市』底主題。

就我所能判斷的說，這部小說底反應很好。這自然是非常令人高興的，雖然我很清楚，這本書有很多缺點，但顯然讀者已經原諒了它們，因為在其基本的一面，對生活的真實的描述上，它不會使他們失望。

『好城市』之後，我又寫了一部歷史小說『黑色客人』。後來根據讀者和朋友底勸告，我決定續寫薩根村莊底故事，這時是一九五〇年的薩根。這就是我所寫的『卡馬』，關於薩根底人民，還有在『薩根的春天』和『好城市』裏出現過的莫斯科人。

目前，我正在寫一部名叫『列娜』的小說，裏面的事蹟發生在伏爾加河上游。那條偉大的俄羅斯河流現在已成為注意的焦點，因為古比雪夫和斯大林格勒的兩個大水電站正在它上面建築，它們是我們人民稱之為共產主義偉大建設工程的計劃底一部分。

這本新書主要是關於青年男女的故事，雖然事情發生在離開伏爾加河工程工地很